曾楚楠专栏

书边摭拾

“荒唐”之本义不“荒唐”

荒唐,世人多认为是一个贬义词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[荒唐]条谓:“①(思想、言行)错误到使人觉得奇怪的程度。②(行为)放荡,没有节制。”一句话,“荒唐”一词,虽不至“头上长疮,脚下流脓”的地步,亦够“贬”了。其缘由何在,还须从“荒”“唐”二字的本义说起。

荒,原指荒芜,荒废,荒凉;亦指荒淫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:“从兽无厌谓之荒,乐酒无厌谓之亡。”即纵欲迷乱,逸乐过度。)特指空、虚。《诗·大雅·桑柔》:“哀恫中国,具赘卒荒。”(郑玄注:“恫,痛也。”笺:“(具赘卒荒:)皆见系属(附着)于兵役,家家空虚。”上引《桑柔》之二句,意为:“哀痛的是国中百姓,皆附缀于兵役,家室都空虚。”)

“唐”字也有空、虚义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谓:“女(汝)殆著乎吾所以著也。彼已尽矣,而女求之以为有,是求马于唐肆也。”(你只是着眼于我显著的地方,那些<显著的方面>已经过去了,而你还着意追寻以为实有,这就如同寻求马匹于空虚的市场上<一样不可能>。)这是孔子告诫颜回的话。其中的“唐肆”,就是“空虚的市场。“唐”字的空、虚义,一直到清代末年,还在使用。黄遵宪《病中记梦述寄梁任父(梁启超)》:“谓彼牛医儿,徒一唐名士。”钱仲联先生<笺注>谓:“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:‘字书;唐,虚。’”所谓“徒一唐名士”,即“一个徒有虚名的士子。”

正因为:“荒、唐”二字,都有“空、虚”义,故唐代以“唯陈言之务去”为诗文宗旨的韩愈便赋予“荒唐”一词以新意,使其成为“虚无飘渺,空幻难稽”的代名词。在作于元和八年(813)的古风《桃源图》诗中,开头二句便说:“神仙有无何眇(或作“渺”)芒,桃源之说诚荒唐。”而结尾则曰:“世俗宁知伪与真,至今传者武陵人。”全诗表明作者对“世外桃源”之置疑态度,而以“荒唐”与“渺茫”作对偶,既不违背“荒、唐”空、虚的本义,又充分体现了韩愈过人的语词的创新能力。韩愈之后,“荒唐”一词的内涵不断丰富、加深,几乎成为“荒诞不经”的同义词,专指言行、思想不符合常理人情,使人感到离奇怪异的事物。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谓:“说来虽近荒唐,细玩颇有趣味。”老舍先生《茶馆》第一幕亦有这样的道白:“在这里,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。”——这是“荒唐”的第一个涵义。

“荒唐”的第二个涵义是指行为放荡。茅盾《路》:“至于专门捣乱,行动荒唐,学业低劣的分子,那除了严格制裁,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”曹禺《雷雨》第一幕:“周萍:是,爸爸,那是我一时的荒唐。”

“荒唐”,又指荒陋,荒疏。宋·苏轼《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》:“(臣)学问荒唐,文词鄙浅。”又《到惠州谢表》:“臣性资偏浅,学术荒唐,但信不移之愚,遂成难赦之咎。”宋·叶适《除太府卿淮东总领谢表》:“伏念叙迁学校,固惭课业之荒唐;内迫家门,重困食用之寡薄。”上引三文,谓“学问荒唐”、“学术荒唐”、“课业荒唐”,皆学识荒疏、浅陋之谦辞。

“荒唐”,还指落空,没着落。清·李渔《蜃中楼·试术》谓:“洪水退得去,亲事亦做得成;若洪水退不去,连亲事也荒唐了。”周咏《无题》诗:“春去春来俱幻梦,花开花落总荒唐。”(上述引文均据1997年版《汉语大词典》)

此外,“荒”同“慌”,“荒唐”还有“慌张”之义(略)。

总之,“荒唐”一词,几乎是清一色的贬义,而且,随着时代的推移,“贬”的程度越来越深。但任何事物总有其演变、发展的过程,语言也不例外。因此,检阅“荒唐”一词出处较早文献,对于厘清该词的演变脉络,不无裨益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篇是全书的“后序”。作者认为:古代的道术是完美纯正的。为此,

庄周闻其风而悦之。以谬悠之说,荒唐之言,无端之辞,时恣纵而傥,不以觭见之也。

意为:庄周听到探索道术的风气便感到十分欢喜。(禁不住地)要以虚远(成玄英疏:“谬,虚也;悠,远也。”)的说法,以广大而宽泛的语言,以没有边际的辞语,时常恣意发挥、不加拘束,不表现出任何倾向。(觭Jī,原指动物一俯一仰的角,略同今之“倾向”。见,同“现”。)

上文是庄子“闻其风而悦之”之后,决定写书的态度和宗旨,故此,“荒唐”和“谬悠”、“无端崖”一样,自然都不是贬义词,否则,岂非自打耳光?关于“荒唐”,成玄英〈疏〉谓:“荒唐,广大也。”郭庆藩〈集释〉曰:“荒唐,广大无域畔者也。”按,“域”指疆界、区域,“畔”指界限,故“无域畔者”,笔者意译为“宽泛”,以与“广大”相配。

唐代文士对“荒唐”一词,仍持褒大于贬的观点。如前已提及的韩愈《桃源图》诗,虽然有“神仙有无何渺茫,桃源之说诚荒唐”之句,但仍不离“广大无域畔”之“荒唐”本义,与“渺茫”一样,至多含有“虚无飘渺、空幻难稽”的意思。而在其名文《送孟东野序》中,以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一语开篇,次段又曰:“其于人也亦然”,以下则开列了皋陶、大禹、夔、伊尹,周公等“善鸣者”,紧接着说:

周之衰,孔子之徒鸣之,其声大而远……其末也,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。

把庄子与先圣先贤并列,且袭用《庄子·天下》篇以“荒唐之言”之原话。可见,在韩愈的心目中,“荒唐”是个褒词。

即使到了晚唐,司空图在《狂题十八首》(之四)中亦有句曰:

南华落笔似荒唐,若肯经纶亦不狂。

《南华真经》是《庄子》一书的别称(《旧唐书·玄宗纪》:“天宝元年二月庄子号为‘南华真人’……所著书改为《真经》。”)诗句意为:庄子落笔撰文看似恣肆不拘束,但只要他肯以“经纶天下”为心,其见解一点亦不狂放。(经纶:原指整理丝缕,编丝成绳,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大事。《礼记·中庸》因有“经纶天下之大经”之句。)可见,司空图对庄子的“荒唐”文笔,亦无贬意,只是对其“广大无边”的文风不用在“经纶天下”的“正途”,表示了一点点的遗憾而已。

显然,先秦时代的“荒唐”一词,毫无贬义,相反地,还有褒许文笔“广大无域畔”的涵义。迨至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在《<一卷冰雪文>后序》中犹说:

唐诗之妙,已登峰造极,而若论其旁引曲出,则唐虞之曲谟,三王之诰训,汉魏之乐府,晋之清谈,宋之理学,元之词曲,明之八股,与夫战国之纵横,六朝之华赡,史、汉之博洽,诸子之荒唐,无不包于诗之下已。

“诸子之荒唐”,既然与“战国之纵横”,六朝之华赡。史(记)、汉(书)之博洽并列,则淹贯群书之张岱在上引文中,其“荒唐”一词系用先秦时代之褒许义,而绝非用现代汉语之贬义,不言可喻。

语词之涵义,自有其演变、发展的过程,有古与今、褒与贬、虚与实等诸多方面的差别、以今义去阐释古义,或以古义去衡量今义,都是阅读、运用文献方面的大忌、可不慎哉!

剃头趣事

□ 陈合茂

剃头是一个古老行业,也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门艺术。

比起“祖传手机贴膜”,剃头可以称为祖传活儿,以前称剃头为剃头匠,而现称剃头为设计师、艺术家,显得更有文化些,要不然还是“干活”呢,但工作和干活不一定能成为工匠。

剃头是一种生活需求,每个人都必须剃头,因人的头和长相各异,剃头如能达到个性化的好看,那便是艺术了,也就是现称设计或造型,匠也成了师。

祖传的或者拜过师傅的,除了剪发,刮脸更是绝活手艺,剃刀在脸上行走,轻重快慢让人感觉舒服。功夫好的师傅凭感觉用刀,不用看,剃刀游走脖子背后至脊椎骨间带抖动,舒服的感觉不可言喻;功夫到家服务好的师傅还用专用的剃刀刮掉耳孔里面的细毛,更有甚者还敢用刀刃给你“洗目”,把眼睑外翻,用刀刃在内睑皮“剁剁剁”,那真是惊心动魄,然而却安全。这些绝活,让你躺在专用剃头椅上,享受师傅绝活时又有点不想起来,等师傅拍拍肩膀后才摇椅而起。这也是有人会认定师傅的原因,即使搬家,也会想去你喜欢的店剃个头。

随着社会进步,剃头店的工具也精良了,有的师傅将各种工具配成带状套在腰间,其形与战争年代中下级军官的佩带相似,很像“家伙”。现时店名也时尚,变成造型、发型设计店,名字响亮,招牌和门面装修独特,在现阶段电商或网购流行而实体店逐步消退的情况下,升级的理发店面便成了三四线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,只是用刀刃“洗目”等手艺不再具备了。

读大学期间,为了省钱,我用一把剪刀练习剪发,同学间也互相剪,对那些胆敢给我当练手的同学,从剪不成流行发型、继续向平头方向深剪、最后差不多剃成光头,同学有多不开心,本人不清楚,过一个月还会再来练习一次。后来我到船上工作,因工作环境特点,只能在船上剃头,于是逐渐成了熟练工,工余操剪服务。

疫情期间,宅在家里,头发长长,我找出买而未用的工具,内人怕剪不好,俺说剪不好时就向剃光头方向努力,反正俺的头长得比较容易剪,不妨碍自己人眼光就行。疫情现已消退,我可以无顾忌地找祖传剃头匠了。

钓鱼之乐

□ 梁惠娣

说到钓鱼,那真是一件非常快乐、非常有趣的事。

小时候,我们村前有一条小溪,溪水清莹,淙淙流淌,可见无数活泼的小鱼儿在自由自在地游弋。我常常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到小溪边钓鱼。我们钓鱼用的是最简单的工具,一条小小的竹竿,竹竿顶部连接着一条纱线,纱线的中部系一小块白色的泡沫当浮漂,纱线的另一头系一个弯弯的小钓钩。鱼饵是我们从溪边的泥土里挖出来的小蚯蚓。一切准备就绪,我们就蹲在小溪边,把鱼竿投到小溪里,静等鱼儿上钩。天空是那么的蓝,蓝得像一块纯净的布,常常有小鸟展翅从我们的头顶飞过,撒下豆子般清脆的“唧唧唧”的叫声。小溪两旁,是绿油油的稻田,稻田里传来虫鸣蛙鼓。不一会儿,浮漂有动静了,我赶紧握紧钓竿轻轻往上一提,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儿被钓上来了。那时候我们钓得最多的是一种像两个小手指般大小的“菩萨鱼”,“菩萨鱼”的鱼鳞五颜六色的,好看极了,我们常常把它们养在透明的玻璃瓶里。小时候钓鱼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

朋友小林是个钓鱼爱好者,闲暇时间他常常邀三五知己到南三桥下钓鱼。他们在桥下垂钓的时候,桥上车辆来来往往的,汽车飞驰而过时,他们总会感觉到大桥在轻轻地震动,久而久之,他们美其名曰桥下垂钓为“桥震”。

垂钓,是一项独具魅力的娱乐活动,不少中外名人乐此不疲。

宋代诗人陆游晚年一直以垂钓、创作为乐。为了垂钓,诗人特意买了件蓑衣,自述“甚妙”:“新买一蓑苔鲜绿,此生端欲伴渔翁。”读他的钓鱼诗,不仅可以看出他晚年悠闲散淡的生活情趣,还可以窥见其高超的垂钓技艺。“小雨霏微鸭头水,溪云细薄满鳞天。幽寻自笑本无事,羽扇筇枝上钓船。”

爱好钓鱼的还有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。郑板桥弃官之后,常以钓鱼为乐。有诗为证:“乌纱掷去不为官,囊囊萧萧两袖寒。喜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鱼竿。”他晚年撰有一首《钓鱼歌》:“老渔翁,一钓竿,靠山崖,傍水湾,扁舟来往牵绊。沙鸥点点轻波远,荻港萧萧白昼寒,高歌一曲斜阳晚。一霎时波摇金影,蓦抬头月上东山。”此歌现为中国钓鱼协会的会歌。

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是一位钓迷。有一次,他邀请一名法官去郊野游钓,法官钓上了一条大鱼,鱼儿在水中拼命挣扎,他自言自语地说:“逃不了啦,这条鱼被我宣布死刑了。”可是法官将鱼遛到岸边准备下钩时,不料大鱼尾巴一甩脱钩逃走了。卓别林看后哈哈大笑,他对法官说:“它对你的判决好像不太服气,到最高法院上诉去了。”

我想,在自然中面对一方绿水,任清风拂面,悠闲垂钓,是多么诗意的生活。

风车　焕光 摄

苏洵“藏书”教子

□ 赵盛基

苏洵少时一心向往游侠生活,喜欢游山玩水,就是不爱读书,直到27岁才幡然醒悟,发愤攻读,成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。

他28岁的时候,儿子苏轼出生,30岁的时候,另一个儿子苏辙出生。为了避免儿子重蹈自己起步晚的覆辙,他决心让儿子从小就爱上读书。然而,他并没有强逼着两个儿子读书,而是从培养儿子读书的兴趣入手。

有一天,还是孩童的苏轼和苏辙正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跑着玩,忽然看到父亲正站在一个角落里,背对着他们聚精会神地做着什么事。苏轼和苏辙很好奇,父亲在背着我们干什么呢?哥俩想看个究竟,就跑到苏洵面前。谁知,苏洵快速将双手背在后面,好像有什么东西怕让哥俩看见。

哥俩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苏洵,苏轼疑惑地问:“爸爸,您在干什么呀?”苏洵支支吾吾,欲言又止。

这种情况一连发生了好几次,这更加激起了哥俩的好奇心,他们商量,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父亲在干什么。于是,有一天他们突然袭击,悄悄地出现在父亲面前。苏洵似乎来不及躲避,让哥俩逮了个正着,他们看明白了,原来父亲手里捧着一本书。哥俩兴奋地说:“啊哦!知道了,原来父亲是在读书呢!”

谜团虽然解开了,可是哥俩更加奇怪了,父亲为什么躲着我们读书?难道书里有什么秘密吗?好奇心驱使着哥俩到父亲的书案上,一本接着一本地看父亲读过的书,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着他们,欲罢不能。从此,哥俩迷上了读书。

苏洵的目的达到了,看着两个喜欢读书的宝贝儿子喜不自胜。后来,父子三人成了历史上著名的“词门三客”,“唐宋八大家”他们占了三席。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让人爱上一件事情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其好奇并充满兴趣。只有引人入胜,才能喜不自胜。

影是光的语言

□ 马浩

语言是用于沟通的。

在人们的印象里,语言就是说话。人有人言,兽有兽语,鸟唱虫鸣,牛哞马嘶,龙吟虎啸……其实,世间万物都有其语言,有些语言是不用发声的。月动花影移,影子落到地上,那是光的语言,亦是我想表达的着眼点。

光有着丰富的语言,肢体语言似乎比人更加夸张。光的语言是无声的,无声胜有声。花赠美人,宝剑送英雄。会说也要会听,否则,也就等于问道于盲。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光,喜欢是一回事,懂是另一回事。

人太过关注他人或自己的影子,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光是普照大地的,没有多少人会用心聆听光都说些什么。

风动枝摇,光影似乎喜欢自言自语,自娱自乐。天光云影,流水落花,云破月来花弄影,桨声灯影……晨光熹微,树影悠长,花影斑驳,山影潼潼。夕阳西下,人影绰绰,灯影迷离,夜影漆黑。一切似乎都在静默中进行着,光的话,被风吹走了,被人带去了远方,被树缠绕在了脚下,似无人会。

“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,帘外月胧明。”总有人懂得光影的语言,与影子倾心交谈。李白便是喜欢跟光闲聊的诗人,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”诗人大都喜欢月亮,能跟月光聊的投机的不多,李白算一个。月光说的什么,似乎都听进了心中,在轻柔的月光下微起心扉。酒后吐真言,月光说什么,让他如此感动。他的《静夜思》,大家都知晓,月光并没有把心里话投射给影子,李白却看到了月华的霜影,令他清夜起相思。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好友孟浩然,人走了,茶未凉,孤帆远影,让他读懂了人间情重,浩荡的思念,亦是一种美。

苏东坡亦是月的知音。他的《记游承天寺》中有,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”月光的话,他听得真真切切。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,从不骑墙妥协,趋炎附势。他宁可食无肉,也要居有竹。他起舞弄清影,与月狂欢。

沈三白是个才子,《浮生六记》是真性情的文字。沈三白与爱妻陈芸喜欢伺弄花草,他们家养的兰花极有风致,一日小聚,好友杨补凡为兰花现场作画,甚得三白喜爱,到了夜晚,夜月如银,兰花的影子映照在白色的墙上,别有一番情趣,好友星澜趁着酒兴,用白纸铺在墙上,用笔照影描画。白天一看,花叶萧疏,自有月下之趣。月光之言,在沈三白听来是享受生活之趣,心有闲情,过日子便能苦中作乐,化苦为甘。人生在世,以快乐为上,待富贵何时?

以梅为妻的林逋,他的写梅名句,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千古一绝。从古至今,梅花都是文人墨客吟咏的题材,唯林逋最为懂梅。那是他跟光一夕畅谈不无关系,他听懂了光语。

孩童对光影亦是敏感的。能听到光跟他说话,他们笑嘻嘻的追逐着自己的影子,脚手并用,光似乎也很乐意,她要把温暖明亮照进孩童的内心。

读懂光的语言,不是用眼,难得心会。

玉米味道

□ 侯利旺

玉米上市了,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正在出售的煮玉米。同事从外面买回一袋玉米,准备带回家煮着吃,看到这些玉米不但美味而且嚼劲十足,我望着窗外的风景,不时地想起老家的玉米。

老家在北方农村,家家户户都种植玉米。等麦收完毕,我们就开始种玉米,全家老小都要齐上阵,看着玉米种子被撒在农田,就仿佛种下一颗颗希望。随着嫩绿的玉米苗一点点长大,母亲就闲不住了,没事就去农田打理,一呆就是一整天。天气炎热,我跟着母亲去玉米地里拔草,衣服很快就被汗水浸湿,连胳膊都被玉米叶子割出一道道红印。我就想起清代屈大均《赋得摇落深知宋玉悲其五》:“泪成玉米田何处,身别龙门夏已丘。临水登山归莫送,汨罗南望断离愁。”看着玉米一节节不断长高,等快长到我齐头高的时候,母亲就每天摘几个嫩玉米棒,带回家煮着吃,我们吃起来很糯很甜。其实种玉米是个辛苦的活,等玉米成熟了,还要全家上阵去掰玉米、砍玉米秸、剥玉米皮,然后运到家去剥玉米粒。

野旷天低,但闻鸡犬之声。傍晚的村庄总是沉醉在一片静谧之中,夕阳已在天边,家家都冒起炊烟。这个时候玉米棒子都被运回了家里,小院里堆成一个个小山坡。明月伴清风,吃完月饼,我们一家人开始围坐在小院剥玉米粒,当时没有机器,全靠人力一粒粒剥下来。母亲会先示范给我们看,她先用锥子在玉米棒上捅开一道口子,然后拿着玉米芯作辅助工具,摁在掌心一点点往下剥玉米粒。玉米粒越剥越多,不一会儿堆积了一座小山。走到村庄里,到处都有晾晒玉米粒的,就像被打翻了的调色盘,大片的金黄被涂抹在村庄和田野。

母亲把玉米粒送到街上去磨面,还会预留下家里用的,剩余的就卖给收玉米粒的贩子,然后换成学费供我读书。小时候能上学是艰难的事,好多小伙伴辍学回家,我常常一个人背着书包越过村庄去往中学,冬去春来,日子周而复始无边无沿的超前铺展开去。

岁月游走掠走太多的记忆,往事成飞鸿雪泥,故乡的味道慢慢在异乡散发开来,我在城里扎根,努力像花一样绽放,没有了鲜艳,却多了一份随遇而安。